

# 大视野下的张家界古庸文化

## 序《古庸大地巫傩巫道文化通览》

孙文辉

初识张家界，是1980年1月1日发表在《湖南日报》上，吴冠中先生写的那篇《养在深闺人未识——张家界是一颗失落的风景明珠》文章，以及吴先生的国画《张家界》。

### 张家界 走出深闺仍未识

养在深闺人未识，真是一句绝妙的广告语，尤其它出自一位受人尊敬的美术家，让人意识到：这美景绝非虚言。

在此之后，我曾多次来到张家界及古大庸大地作田野考察，深感这里文化底蕴深邃厚重，但缺少挖掘与宣传。如果说43年前的张家界是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美人；那么今天的张家界，人们仍然不知道这位走出了深闺、让人惊艳的美人，是一位秀外慧中、丝裹瑰玉的女神！惜哉，走出深闺仍未识。

就在我常感遗憾之际，张家界市的文化学者李书泰，给我带来了一部他新编的、逾百万字的《古庸大地巫傩巫道文化通览》上下卷，以及他一部近80万字的专著《庸国荒史研究》。才知道，张家界地区的党政领导与文化学者们已经行动起来，正一起深掘地域文化富矿，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让人们进一步走近张家界女神的世界！

初读《古庸大地巫傩巫道文化通览》书稿，注意到了一个前置关键词：古庸大地。

下面就这个关键词，谈谈我对张家界区域文化的学习与探索。

### 关于 古庸大地

古庸大地，这是该书对张家界及周边地域的一种很好的表述，因为中国西南地区遍地都是庸国遗响、庸国痕迹，历代多地区或地域命名变更多有庸国余音，诸如大庸、上庸、庸部、庸州、庸邑、庸浦、施庸、舒庸、庸墩、庸口、庸门、庸城、庸水、大庸溪、大庸渡、大庸水、大庸坪、大庸田、大庸口、大庸所、大庸铺、大庸路、大庸桥、莫庸村、超庸村、雅庸村、富庸村、正庸村、金庸村、下庸村、二公庸村等等。

## 吃 书

尚庆海

刘庆邦老师的《堂叔堂》读了几个晚上，还有百余页就读完了。周末刚好没事，就想着这天把它读完。吃中午饭的时候，我把书放在餐桌上，吃一口饭，读几行书，读几行书，吃一口饭，爱人有点生气地说：“你是吃饭呢还是吃书呢？”我一怔，想起儿子小的时候，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或者一边看书，我们会阻止他，并列出数条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现在自己却明知故犯，被爱人点名，赶紧收起书，赔笑道：“吃饭。”

对于“吃书”这个词，在我小时候就听母亲说过。那时就比较喜欢看书，每次吃饭，坐在小方桌前，饭碗放在小桌子上，小人书就放在并拢的大腿上，吃一口饭，看半晌书，或看半晌书，吃一口饭。父母不懂一边吃饭一边看书对健康不好，反而很欣慰看到我一边吃饭一边看书的样子，觉得喜欢看书是好事，是爱学习的一种表现。有次我饭没吃一口，看完了一本小人书，母亲看到我碗里的饭凉了，说要给我热热，我说不吃了，不饿。父亲听了，问我：“吃了不饿？”母亲随口接道：“吃了。”

后来在外面上学和工作，我真真正正吃了不少书。那时候我比较内向，不喜欢结交朋友，舍友结伴去外面吃饭玩耍，我就躲在宿舍里“吃书”。什么书都“吃”，一下午一下午地“吃”，一晚上一晚上地“吃”。有一年国庆假期，没有买到回家的票，我在宿舍里整整吃了七天的书。当时手里的书不多，也没有钱去购买，很多书都是“吃”了一遍又一遍。

在老家，对上过高中和大学的人办事情或办出来的事不够体面，会说这个人读书读傻了，迂了，书白读了。因为我不停地“吃书”，我一度也担心自己傻了，迂了。我强迫自己少“吃书”，避免傻了，迂了。在减少“吃书”的那段时间，我突然感到身体各种不适，去医院检查，一通拍片、化验下来，最终得出结论：没事，身体倍棒。母亲担心之余，叮嘱我没事多读书，别胡思乱想。我遵从了母亲的叮嘱，又开始“吃”起书来，一天下来，各种不适症状全部消失。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吃”书少了，饿着了，导致营养不良，才出现了头晕眼花，浑身乏力等症状。

遂又想起小时候，母亲和父亲那段关于“吃书”的对话。吃，是补充体力和营养的，吃是为了活着，是命的，吃，怎么能吃傻，吃迂？不由感慨母亲的高瞻远瞩。我默默告诉自己，我是“吃”书，不是读书，多“吃”书，是为了更好地活着，窃喜，自己傻不了，也迂不了。

古庸大地，来自历史。它所描述的范围是古庸文化流布的一个区域；它没有现行政行政区划的约束，研究的是一个区域的历史文化。

这一文化区域，大体在武陵之东、荆楚以南、洞庭以西、沅澧之间的这片大地。它不是指大庸古国的范围，而是指古大庸文化传播至今、尚有踪迹可寻的这一方土地。

### 大庸文化的核心及传播区域

划定了这一范围，我们回避或搁置了一些目前尚无确证，又有争议的历史问题。暂且回避、搁置这些难题，对我们当前的文化建设有利，也不妨碍我们的研究继续向古而求索。

在这一区域内，有一条重要的生命通道，对这一地区的文化有深刻的影响。

科学研究表明，武陵山脉的南北走向，是全国典型的动、植物生命通道。尤其是由武陵山、澧水河形成这一通道，地处中国第二、三级阶梯的结合带，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原生性与闭合性，自然条件有利于珍稀古老物种的保存、演化，也有利于南北、东西物种的过渡和汇集，由此形成了地球上有名的生命富集带和景观聚集带。

在这一区域中，还有澧水与沅水两条孕育生命的河流。这两条河流及沿河谷地，是人类活动实现交流与通达的最佳道路：它，连通了洞庭湖平原，也通向中原大地。因此，中国历史上历次逐鹿中原的战争，都为失败者提供了逃生之路，也为胜利者敞开了一条进军之道。

古往今来，古大庸大地，来来往往、生生生死，总是居住着原住民与外来移民两大人群。

先说原住民：

这里是三苗古国之地。苗族的底层苗人很有可能是这里最早的原住民。他们从武陵山中走出来，在澧阳平原上建立了最早的古城，开垦了原始的农田灌溉系统，创造了大面积种植人工栽培水稻的技术。这个造田育艸的民族被称之为苗，是最有力的证据。

苗人称自己的始祖为大戎，在苗语和湘方言中，“戎”“庸”是一个读音。在苗族史诗《古老话》中，大戎就是苗人供奉的祖先神

蚩尤。蚩尤之蚩字，上山下虫，在甲骨文中也译读为龙字。

在苗语中“龙(Rongx)”即“戎(Rongx)”，是同一读音，而崇拜蚩尤的苗人，龙姓为第一大姓。

这一切，不会是偶然。

大庸、大戎、大龙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内在联系。大庸的本义不是大龙，值得探索。

除了种植水稻，这一区域内的纺织传统历史也十分悠久：如澧阳城头山、桑植朱家台、长阳香炉石、里耶溪口等新石器时期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均发现有陶纺轮等纺织工具；湖北、四川的早期巴人船棺葬中则发现有绢、麻布等纺织品的遗迹；慈姑、桑植等地名所保存的蚕桑养殖信息，都说明这一区域的纺织业的技术水平已有相当的水平。到春秋时期，巴人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首贡。土家人向周王交纳的贡品中，桑、蚕、麻、纻等纺织产品，列为首位。

先秦时期，大庸文化绝不亚于中原地区。

再说外来移民。

最早进入大庸区域的移民可能是，在秦置慈姑前后，受命来南方征战和戍守的北方军队。

1987年出土于慈利城关镇石板、零溪两村交界的黄土岗上的古墓群，共有战国、汉代古墓1000余座。清理挖掘30余座，出土陶器、铜器、漆木器、竹简等文物300多件。其中两座最大的墓出土的尊、戈和带木柄的铍等战国兵器、漆木器及朱绘铜镜均属湖南省稀见；另有2.1万字左右楚简被称“慈利简”，是我国迄今出土数量最多的楚简。

慈利县零阳镇骑龙岗古墓群，为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整个骑龙岗古墓群的墓葬总数应超过千座。2002年到2004年，通过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古战国、西汉墓葬300多座。发掘的九号大墓，墓主为当时掌管湘西北地区征伐的大夫级武官。依据葬俗，墓中的主人，多为外来移民。

古代中国，从汉末三国乱局，到隋灭陈统一中国的近400年间，大部分时间是在战争不断、灾祸频临、政局混乱的状况下度过的。

从东汉末年，北方和中原人口除相当一部分死于战争、瘟疫与饥荒外，其余多逃往南方；至两晋之后更是如此。据史载，西晋末年逃亡荆州的达十余万户，逃往湘州的同样多达十余万户。为了安置这些流民，东晋王朝将北方、中原南迁而来的族群进行了集体的安置，在湖南今日的安乡、澧县设置了南义阳郡及厥西、平氏二侨县。此后，又在武陵山下、洞庭湖畔的澧县、安乡、沅江、益阳、湘阴、汨罗安置了大量的流民。这些移民在自己的家祠、族谱中，冠以郡望来表明自己的祖途来路。古庸大地上的居民分布格局，至明代开始定型。

清康熙《永定卫志》载：永定初设，无一土著之民，官军俱各省调集，以实卫城，其声音清越，礼仪彬雅，绝不染方言蛮俗。在屯之民，附近各州县者多，从其语言，好尚虽有小异，究不大殊。永定卫的初设，是为明初朱元璋建都临濠（今凤阳）在茅冈砍伐巨量皇木

金丝楠木，与土司覃垕王发生武装冲突而设立的。因此，在明代，原住民与外来客民之间，有一条以卫所武装隔离而形成的两个文化区域：大庸西部，为土家族为主体的土家文化圈；大庸东部，为各省调集的守军和附近各县者迁移而来的屯民而形成的多民族复合文化圈。

自明初沿袭至今，卫所虽不存在，但历史文化形成的风俗习惯，至今留有印痕。

### 《通览》的价值

《古庸大地巫傩巫道文化通览》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古庸沅澧湖湘大地巫傩文化探秘》，下卷为《古庸沅澧湖湘大地道教文化钩沉》。这部《通览》，集张家界地域为主的巫傩文化、道文化资料之大成，存之于史，是一个突出的贡献。由于历史的原因，前期民间文化的研究（多是亲历、亲闻的原生傩文化记录）著作，大多数由地方学者以自费的形式出版，造成了《通览》这种汇编类著作搜集、编纂的难度。因此这部《通览》却无法全览，的著作开了一个好头，希望湖南各地有更多的这类作品出现。



## 邱老师的故事

龙玉纯

记得有人说，要忘记一个人比要记住一个人更难。确实如此，比如说我已离开学校三十多年了，可高中语文老师邱老师在我脑海中还是那么印象深刻，只要有一点相关的记忆触动便会想起他。

我考上高中的那年邱老师刚好师专毕业，他开玩笑说比我们先一脚走进这所乡村高中校园。邱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帅哥，虽然戴了一副并不漂亮的眼镜，一米七八的瘦高个，说起话来气场很足，在蓝球场上身手矫健，唱起歌来也像模像样，而且还弹得一手好风琴，进入学校不久后便成了我们高中的明星老师。

邱老师教我们那届三个班的语文，一直从高一到高三，而且还兼任学校团支部书记。刚开始时邱老师上课中规中矩，校长、教导主任、语文组长多次听课观摩后，曾在大会上一致赞扬他是个可以培养的好苗子，说他知识面广、信息量大、语言丰富，而且课堂调控能力很强。同学们也一致认可他的课，感觉听起来有意思，而且重点突出容易接受。随着大家对他的赞扬与认可，他讲起课来也逐渐放得开了，到高一一年级下学期，便不时有了讲课跑题现象，有时课文中的一句话，可引来他一个小时的感慨，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讲社会讲学校讲人生讲未来，听得我们竟然不知要下课休息，好在那时语文课一般都是两节课连着上。在他的感慨中，我们知道他在学校一直成绩名列前茅，但由于出生农家没有背景，毕业分配只好回山沟里来教书。

那个时候学校食堂的生活比较差，邱老师便借搞活动之名，在星期日带领我们分批到镇上或者不远的林场做事，大家挣点钱改善伙食。这本来是件好事，既让每天呆在校园的同学们出去放松一下，而且还锻炼了身体，可没想到这会让个别校领导和家长不满意，先是找他谈话，后是大会上批评，最后他只好向领导承诺一到高三便不出校门。因这事挨了领导的批评，他好像没什么意见，讲起课来还是那么激情澎湃，在球场上还是那么生龙活虎。绝大多数同学都有意见和怨言，可看到老师没有半点不愉快的表情，也就慢慢地静下心来搞学习了。一个星期搞半天活动确实不影响多少学习，后来我们那届的高考成绩明显优于往届便是最好的证明。

和邱老师同年毕业分配到我们高中的还有一位女老师，她个子不算高，长相不错，没事时喜欢跟在邱老师后面说笑，看得出她很喜欢邱老师。当时听一同学（他爸是我们的物理老师）讲，这位女老师曾请他爸出面说媒，没想到被邱老师委婉拒绝，邱老师的理由是现在还年轻，要先学好业务做出点成绩，才去考虑婚姻大事。确实从高一到高二，邱老师真是一门心思扑在教学上，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不敬业的事例。但到高三第二学期，我们发现他对我们的

美女同学有好感，而且总是想方设法去接近她，给她补课，带她跑步，和她一起外出，到她家去家访等等，让我们班其他几位护花使者很是不快，有事没事去给邱老师找点麻烦。邱老师对几位同学爱的竞争没有表示反感，甚至私下里跟他们说，要想得到优秀女孩的青睐，首先自己得考上大学，不然那是水中月镜中花。美女同学的成绩本来就可以，特别是在邱老师的呵护关爱下，学习进步更是神速，在高考预考时她竟然名列全校第三，让我们看了光荣榜后在宿舍里大呼爱的力量伟大。

美女同学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一所著名的师范大学，她的通知书来到学校后，是邱老师亲自送上她家的。离开学校一年后我们回到母校，发现邱老师似乎没有过去那么活跃了，我们开玩笑说老师你失恋了吧，他回答说失什么恋啊还没有开始呢。第二年我们相约再回母校看望他，一走进校门，便发现学校名师榜上已经没有他的照片了，一问门卫，才知邱老师已经考上了

美女同学就读的那所著名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不久前告别我们母校了。门卫对有些失望的我们说，邱老师有真才实学，应该到更好的地方去教书，可惜的是我们山沟里的孩子，从此少了一位好老师！



正是读书时

梅方明摄

## 土家族植物染，一枝独秀的技艺

谷俊德

诗人说，走进大自然，我的灵魂一尘不染。土家族人说，你到张家界看山玩水，你碰一碰植物染试试！人类的灵魂和大自然依恋得像一块蜜糖，像蚂蟥缠住螺蛳脚，扯有扯不掉，甩又甩不脱。张家界的一山一水，一树一叶，一草一木，都会说话，都是人类灵魂的化身。你看，植物染在灵魂里枕着神奇的梦飘然而来。

我非常喜爱植物染，我读大学的专业就是

植物染，现我在永定区建立了生产研发基地，可以天天传承我的植物染技艺！鸟鸣的清晨，太阳刚刚露脸，在永定区三家馆乡濂溪村的一个叫罗家榜的地边，陈咏梅向几名学生介绍莓茶、松树果等染料植物。没想到几个毫不起眼的植物，就能当做植物染料，做成美艳的服饰！太神奇了。几名学生在地边感叹。

陈咏梅的植物染工作室就在附近的一座民房里。我们慕名而至，参观植物染的制作车间、原料仓库、服饰服装，无不被神奇的植物染制作技艺所折服。据陈咏梅介绍，奇山异水张家界，森林覆盖率高，植被丰富，聪明贤惠的土家族人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他们利用山间丰厚的植被，提取染液，染制成为有名的“西兰卡普”土家织锦等生活用品，土家族植物染制作技艺可谓一枝独秀。

土家族植物染制作技艺，历史悠久，最早记载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考工记》。张家界也是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染制作出一些商品。据清道光年间《永定县志书》载：蓝淀，本境西北乡制造，每岁水运本境及澧州津市各染坊。

丝，本境制造花线绒线，较他线独良。聪慧灵巧的土家族，合理利用山中的植物，提取蓝、红、紫、黄等各种染液，与布匹、纸张等巧妙相融，染制成为美丽大方的服饰、铺盖、背包等产品，美化人类的生活。

用品，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

土家族植物染，行走在千家万户。小时候，外婆是土家寨子出名的染匠，她把土家布料染成绚丽的色彩，拿到大庸城买，换回一袋粮食和盐巴。后来母亲也学会了植物染，把单一的染料调配成一缸光怪陆离的染液！染缸啊，带给人类美好的记忆。极有人情味的土家族植物染，丰富美化了人类生活，激活了许多民间艺人探索发现的兴趣。陈咏梅在喝莓茶的时候，发现莓茶上的那一层细细的灰末有时粘手，难道它也是一种天然染料？一次偶尔的惊喜改变了研发的方向。莓茶的出现，让她坚定了信心。新推出来一款莓茶染产品，如围巾、保健锤等系列生活用品，目前竟被买断了货！

好酒不怕巷子深。莓茶染是一项独特技艺，目前在植物染行列里，独领风骚！莓茶染的出现，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有三个自然优势，经济环保优势。从莓茶的废弃老枝叶提起植物色素，在棉麻丝毛等天然纤维上着色，广泛用于服装、家纺、纸艺、教育等多个领域。技艺精湛优势，独门技巧有四两拨千斤的奥妙！前景看好优势。张家界是有名的莓茶之乡，现有莓茶基地近20万亩，莓茶染的加入，能很好地延伸莓茶产业链，增强莓茶产能。

莓茶染一夜成名，给土家族植物染增添一抹亮色。陈咏梅在研发上更加卖力，还成立湖南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土家族植物染的生产、研发和销售。2021年当上了代表性传承人陈永梅，她潜心钻研，大学刚毕业，就带领团队开发土家族植物染系列产品，其作品到日本、印度等国家参展，促进了国际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也较好地传承发展了土家族植物染制作技艺。

土家族植物染，制作技艺一枝独秀。张家界那一湾树木花草的乳汁，伴随着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呼喊，是撒向大地的甘霖与玉带。